

仁者长寿

——写在母亲94岁生日之际

八月十六，是母亲94岁生日。

母亲生于上个世纪20年代周口郊区一个农民家庭。我见过母亲年轻时的照片，皮肤白皙，面容姣好，双眸有神。

母亲非常孝顺。我小的时候，爷爷奶奶、父亲母亲，再加上我们姐弟，一家十口人，全靠父母微薄的工资生活。逢年过节，母亲总把好吃的东西先给爷爷奶奶吃。吃鸡子，母亲吃鸡肋，那东西食之无肉，弃之可惜，但母亲说她喜欢吃。若干年后，爷爷奶奶去世，有一年中秋节吃鸡子，我夹起一块鸡肋放到母亲面前，说：“妈妈喜欢吃。”母亲笑得噙着泪水，说：“傻孩子，那不是想让你爷爷奶奶吃好的吗！”

母亲很善良。我有一个姑姑，是爸爸的姐姐。姑姑命运多舛，第一任丈夫因病去世后，她独自一人到郑州做保姆，挣的钱都寄给我们，贴补家用；第二任丈夫是退伍军人，后分配到郑州国棉厂当工人。上世纪60年代姑父回到鹿邑农村，姑姑也跟着到了农村。那年代农村很苦，生活条件极差，姑姑身体不好，又无儿无女，每到春季青黄不接，姑姑总是到我们家住一段儿，直到粮食打下来再回去。多一口人多一份负担，但母亲毫无怨言，待姑姑很好，母亲扯布做衣服，总也要给姑姑做一件。姑姑待

我们姐弟也如自己的亲生孩子，我们家入穿的鞋子，都是姑姑一针一线做的。

母亲勤劳节俭。上世纪60年代，我家有一台缝纫机，我们全家人穿的衣服都是母亲做的。母亲心灵手巧，会裁剪会缝纫，连一些邻居的衣服都是母亲无偿给他们做的。母亲白天上班，晚上做衣服，常常熬到半夜。母亲给我们做可口的饭菜、合身的衣服，有的衣服尽管不是很新，但都很整洁，就连打的补丁都是方方正正的。母亲还把父亲穿的旧衣服翻新给我穿，但总是洗得干干净净。

母亲没有上过学，讲不出大道理，但她用一颗善良朴实的心，用正确的人生观、价值观，看待生活中的人和事。母亲一生慈悲为怀，与世无争，不怨天尤人，始终保持良好的心态，这也是母亲长寿的原因之一。母亲性情温和，以诚待人，与邻居与家人和睦相处。母亲的言传身教和由此形成的良好家风，对我们甚至下一代都产生了较好的影响。

羊有跪乳之恩，鸦有反哺之义。现在，母亲子孙满堂，重孙、重外孙都有10个了，每逢给她老人家做寿，全家几十口人聚在一起，母亲总是高兴得合不拢嘴，脸上乐开了花，享受着天伦之乐。

(王爱民 周口仲裁委员会)

八月十五枣落杆

俗话说“八月十五枣落杆”，这话一点不假。临近中秋，回家看望父母，午饭后我们兄妹几个来到后院的小菜园，欢声笑语中硬是把一棵小枣树的果实晃了个精光。身强力壮的弟弟摇晃着那棵小枣树，红的、绿的、绿中夹杂着红色的小枣像一个个冰雹落下来，它们落在草丛里，落在旁边的水缸里，落在我们事先准备好的油布上，落在我们的心田上，也落在我们对童年美好的记忆里……

说起这棵小枣树，可真是一棵幸运的枣树。前几年，父亲在瓦匠砖缝里发现了一棵枣树苗，只有几片叶子，可看起来生命力顽强。父亲把它移植到土壤松软又向阳的小菜园里，后来几乎忽视了它的存在。没想到枣树苗茁壮成长，竟一天天长高了。据父亲讲，这应该是吃剩的枣核发了芽，所以他也倍加珍惜，说三五年之后，看结的果子会不会很甘甜，如果味道好就好好培育它。没想到父亲的愿望

还真的实现了，去年小枣树只零星结了几颗小枣，等到成熟季摘下来品尝，还真是一点不减当年的美味。

今年春天，小枣树上开满了繁星般的白花，然后就是硕果累累了。每次回老家，我都会去看看它，每次看到树上的小果子仿佛一个个小精灵在阳光下闪烁着绿光，随叶飘动的瞬间，美丽的小身影总会让人垂涎三尺。

看着油布上一个一个闪着光亮的小枣，就想起小时候站在爷爷家那棵枣树下，我们一个个小馋猫仰起脸向树上投去那贪恋的目光，我们时而用小石头砸，时而用竹竿敲打，也会很多次空手而归。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，甘甜可口的小枣足以让我们回味一生。

如今的我们，物质生活丰裕，精神文明犹如和煦的春风，我们犹如那棵幸运的枣树，阳光水源充足才得以硕果飘香。有时我不禁感慨：幸福就是如此简单！

(李玉霞 市经济开发区高庄小学)

杂思

翠微宾至，素衣皆染松云；鹤唳声残清月夜，斗室遍地是残书。洗心涤虑，净手焚香，理茶具。

烹茶有三沸，如苏轼《试院煎茶》：“蟹眼已过鱼眼生，嗖嗖欲作松风鸣。”所言“响松风”、“现蟹眼”后便开始分茶，茶碗里沫细白如攒雪，喝得三碗直觉唇齿回甘，两腋生风。不觉兴致高昂，与友人笑谈趣事心得。焰动风过，通室明暗，宵深色丽，友人兴起插花留念。择旧胆瓶一只，枯枝几枝高低交错，浅花一两佐饰，简即是繁，无便是有，倒也素净质朴。

山河壮哉我志高昂，静里闲趣养我性灵。不由感慨荣枯得失，上天安排，如浮云过太虚。肝肠煦若春风，气骨清如秋水，纵

■岩险途，囊乏一文，亦徒广胸中之丘壑，增未转之远图。

谁人无蹉跎！何必唏嘘哀叹！到底大好时光大好青春，襟怀疏朗，壮志勃勃，历险穷幽闯出天地，自有我一番道理。

(杨颜如 郸城县老教委家属院)

搭棚房

近些年来，农民富裕了，纷纷在城里买房子。儿子的心早已动了，我也从学校退休了，他跟我一商量，顺应潮流，在县城瞅便宜买了一套三室一厅的住房，且七楼送八楼。虽然上楼无电梯累些，城里也算有了住房。

几年过去了，攒了钱，才开始装修。可数万元的装修，经过雨季，八楼平台渗水，七楼平台上墙皮全脱落下来。唉，真是怪心疼人哩。无奈，欲在八楼平台上搭个棚。有朋友便推荐一位在县城专业搭棚的。

这位搭棚的来了。中等个儿，瘦瘦的身材，穿一身褪了色的灰装，黑黑的脸膛透露出醇厚和朴实，说话低慢平和，彬彬有礼。他姓王，我称他王师傅。我领他到八楼平台，说明我的打算。他量了量长宽，记下数字，说了价格。我无异议。于是说好第二天上午上料搭棚，就告别了。

第二天上午王师傅早早来了，还领一个漂亮年轻的小伙计。这个小伙计有二十多岁，白嫩的脸，穿着可体、整洁，好似位学生。他们一起把工具拿上八楼平台，王师傅指示伙计下楼，他在平台上绑上绳，另一头松下。伙计在楼下绑料，王师傅往上提。仅提两次，捆钢管的短绳就断了一股。王师傅大声喊他的伙计：“把短绳换掉！把短绳换掉！”可提上来的钢管还是用断股绳捆的。王师傅有点生气，喊声更大了：“把断股绳换掉！听到没有？把断股绳换掉！听到没有？”我看他有点生气，就说：“刚才喊话，他没有听到吧？”他叹口气说：“啥事都是这样，说多少遍，好似没听见。这么高，多危险呀。”

大概半个小时，材料都提上来了。王师傅重新量了量尺寸，忙着下料，伙计打下手。在操作过程中，王师傅要啥，伙计应递上啥，但伙计数次递错了。王师傅耷拉着脸，不热不冷地说：“我需要这个吗？你也不动脑子！”伙计一声不响，脸红来红去。我心里想，这种简易工程，眼见就会的活儿，咋还需要学呢？

仅十一点多，棚房就搭好了，好似两间屋，还有门，我较为满意。叫王师傅于七楼，端上茶，说了些感谢话。我想到被他吵来吵去的徒弟，遂问道：“这个徒弟你怪用心教哩。”他有点不好意思，说：“让你见笑了。哪是什么徒弟，那是我妹夫。出去打工二年了，都没有挣到钱，这才跟我学哩。上了多年的学，知识是会得多，但就是手跟不上，昨天干的活儿，今天再干就忘了。”我十分诧异。

王师傅喝了茶，我付了款。送到门口，碰到他的妹夫往下运工具。我脱口问道：“你是哪所大学毕业的？”他脸一红，头一扭，不好意思起来。

我也不好问下去了，愣愣地站在那里，目送他们，心里默默地反思：一个大学生，空有一肚子知识，在工作中却不会动脑，不懂思维。而作为教师，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东西该教给学生吗？

(胡增亮 鹿邑县任集乡中心校)